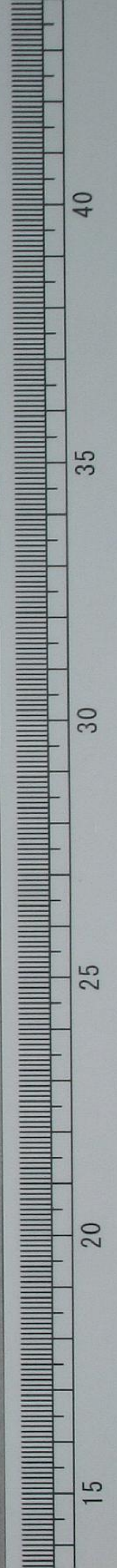




栗園文鈔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85  
2





文庫11  
A1285  
2



王恭曰傑亦嘗  
啓論古人者是  
非褒貶胸胸如  
芒刺也於讀此  
篇乎政是

梁園文鈔卷之二

、。議論文辨

男 彝編輯

儒者之於議論也。本出於不得已焉。而其不得已者。蓋自孟子論性善關楊墨始也。昔者六國之際。周室不振。諸侯強梁。視天子如弁髦。征伐之權。皆出于其手。無復君臣之禮矣。於是乎為我兼愛之言。紛紛迭興。以簧鼓天下。天下翕然歸之。當是時。吾聖人之道。不絕如綫。實天地之一大厄也。嗟夫。異端之害。豈洪

梁園文鈔卷之二





水猛獸之比矣哉。賴有孟子出于其間以亞聖之才正大之學。內養浩然之氣。外掉懸河之辯。首唱性善之說。以闢之。聖人之道。赫然復顯於世。猶太陽一出而魑魅藏跡。至今天下皆脩孝悌忠信之道。而得不陷於無父無君之惡者。未必不由於孟子之深仁偉績也。雖然孟子豈好辯者哉。蓋有欲默而不可者在也。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議論之出於不得已也。昭昭明矣。有人于此。遇暴急之疾。為醫者。不得不作峻烈之湯劑。以攻擊驅除其毒。不然

謂堂曰少年書  
生以才子自任  
者尤有此病  
國兄族醇實之  
識論以下頂門  
一針亦不得已  
之辨  
豐浦曰愚劣憂  
此弊久矣然未  
能以救也公有  
論著後進之幸  
矣

則必至於斃而不可救。夫異端者。毒仁義之尤甚者。而孟子懸河之辯。乃攻之之峻劑也。吾竊怪今時青衿子弟。以偏見獨識。作為議論之文。妄是非古之名。君賢相。與英雄豪傑之事業。吹毛洗垢。唯瑕疵之求。此有大害乎心術之正焉。為之師者。亦不深察議論之所出。往往為之設題。以恣恣之。曰益青年才氣。莫善於作議論之文。子弟聞之。客氣狂奔。高談異論。無所顧忌。傲然以文士自居。而至誠意正心脩身。繕性之學。則視以為贅疣無用之物。豈謂之何哉。程子不



言乎。少年善文章。一不幸也。况妄議古人。失其固有之善心。不幸莫大焉。為師者。實不能辭其罪也。曰。然則議論之文。不可作乎。曰。否。務講經明理。胸中具一定之權度。然後作之。庶幾不為徒作矣。雖然。非有事之關係于人心也。道如孟子性善論。不作之可。吾故曰。儒者之議論。出於不得已也。東坡却言。荀揚之爭。孟子激之也。此以孟子為好辯者。豈知孟子者哉。雙松曰。議論之文。原於孟子性善之說。正論不磨。拙堂曰。書生不經事者。論古人。不詳本末。不知時

訥堂曰。以東坡語結孟子。應起有文法。橫竅。

宜以一理概萬事。鍛鍊羅織。周內之道學先生亦然。余甚不喜聞如此說。公之所辯。實得君子長者之意。

笛浦曰。文有益於世教。何等議論。



○文辨

文有真有假。猶山有真假也。今夫兀立於碧落之表。連峰疊巒。龍飛鳳舞。雲煙繞之。卷舒出沒。使人目眩神驚者。是為真山。而峯也巒也。雲煙也。莫非山之文矣。庭下五弓之地。役園丁。聚土石。經營布置。以模倣峰巒者。是為假山。假山不能生雲煙。何也。以其出於人為也。如真山。則天地秀氣之所鍾焉。變幻不測。故自能成此文。已腹藏萬卷。淳發而成文。起伏頓挫。始不與法期。而法自生焉。光燄道上。清空一氣。奕奕如

新。其人雖既死。然其文則千古不朽矣。豈非真文哉。坎腹枵然。不多貯書。徒縛住繩墨。以作文字者。其所發。萎蘼不振。非所謂塚中髑髏。則手中傀儡。其人雖現存。然其文則已死矣。豈非假文哉。由此觀之。山而不能生雲煙。則不可謂之山。文而不能發光燄。則亦不可謂之文。文能發光燄。有道乎。曰有。韓柳諸公之文。其能赫赫然。所以發光燄者。豈非以腹藏萬卷。取而注之手故耶。雖然。作文固有其法。學者宜明辨詳析焉。然後下筆。雜亂無章。不可謂之文也。但青衿書



生僅讀一部文章軌範。自以為足。高論文法。歷試先輩。問以古書。一不能答。茫若瞽瞍。可憫之甚。故余作此篇。以警之。庶幾有所妙悟。而變假文為真文也。

拙堂曰。辨文之真假。為青衿書生指迷導之於正路。可謂霧海金鍼矣。

士恭曰。子雲誦賦千篇。子美讀破萬卷。古來作手。莫不如此。此篇立真假之目。罵盡坎腹空疎一輩。歐入諸讀書之域。其用意亦可謂厚矣。

練心膽論

士不可以不練心膽。練心則智慮出焉。練膽則勇決生焉。可以充廟堂之用。可以應軍國之務。心膽豈可不練哉。然此二者。深藏於身腹中。非如丹砂絲布之可以人手練也。然則練之如何。曰。練丹砂以鼎火。練絲布以水灰。而練心膽以文武之道。文學熟而武藝精。是乃心膽之所練也。何以言之。有二人於此。同學文武之道。其一人則篤志刻意。磨以歲月。智識朗發。而弓馬劍槍。亦皆究其壺奧。筋骨硬堅。能堪寒暑。投

輜庵曰。文學熟而武藝精。一篇主意在此二句。



之於機務繁劇之地而不迷。真之於干戈倥傯之間而不懼。此豈非學熟藝精心。膽練焉者乎。其一人則雖學之。而心常在於鴻鵠矣。智識闇昧。骨力柔矣。使之治事。錯亂無條。使之當敵。頽望不前。此豈非學與藝未精熟。故心膽不練焉者乎。均是人也。而其智愚勇怯。相判如此者。無他。在其練心膽與否而已。甚矣。心膽之不可不練。而文武之道。不可不精熟也。吾嘗見獵師與蚤丁。殪鳥獸。捕鱗介。一則走乎千尺之山。一則投乎萬尋之淵。皆視巉巖洪波。如坦途平地。而

韜庵曰。引獵師與蚤丁為證。左主意益明。誠斬曰獵師蚤丁。

毫不畏避者。何也。以平素習練其術。有所自恃。故爾。賤業猶然。況於文武之道乎。戚俞二將。開口則必言練。良有以也。或曰。士人讀書擊劍。如緩急必可用。而臨事沮喪。魂飛魄散。偷生苟活。不以為恥者。有之矣。匹夫目不知丁。手未嘗握劍。而能知大義。赴國家之難。復君父之仇。感天地。泣鬼神者。有之矣。由此觀之。人之智愚勇怯。一定於賦性之始。而非學與藝之所

平日在死地為生活。故能得練習。今日士人安坐鼓腹。雖為訕練。非死地。所以難練也。

能移。則所謂練者。果何說也。余曰。匹夫初未知文武之道。而能曉義赴難。視死如歸者。未必無其人。然千

韜庵曰。又不可無此段辨解。



百中乃一人而已矣。至如士人讀書擊劍臨事而沮喪者。此則學文武之道而未精熟也。是謂之徒習。徒習豈可練心膽生智勇。以負荷國家之大任乎。今子不問其精熟與否。以文武之道為無益。而欲概去之。可謂自暴矣。孟子不言乎。五穀者種之美者。苟為不熟。則不若稊稗。余於文武之道亦云。子以為何如。或唯唯而退。

韜庵曰。論原潛齋翁兵要錄。而翁所論。媿亡一千餘言。頗有失於紆行者。似未如此篇剴切詳明也。

誠軒曰。嘗讀西人武學揭示。有藝高膽大之語。妄人輒以文武為藝卑視之。翁此篇。可以發此輩矣。



平重盛論

君子之事君事父保寧宗族使子孫永血食者未嘗不由於智仁勇三者也而三者有大有小君子能用其大者矣至其小者則屏而不必用也吾邦素稱君子國獨以平重盛為稱首豈非以一身兼備斯三者歟吾竊謂重盛智勇有餘而仁不足故其仁小而有可議者也蓋保平之亂重盛輔其父清盛以戡定前後大難是非智勇兼備者焉能如此曰仁之可以議者何如曰在其請清盛宥源賴朝之死與自祈死而

拙堂曰項王不殺沛公城翁以為猶有君人之度淨海不殺源二侯得無類此

已矣夫方義朝之舉事也賴朝年甫十三嘗勸其父逆擊清盛于途中敗走之間馬上坐睡且拔刀斬土寇此其膽氣勇壯而大將之度量已備矣雖庸人愚夫皆知苟活之則異日必起雲雨終非鳴中物也何況重盛之智而有不知之者乎縱令池尼與賴盛固請宥之為重盛者不可不勸清盛除之以絕後患也若不聽竊奪而殺之其誰謂之不仁况清盛欲殺之乎然同池尼固請宥之是溺於姑息之愛而貽後之患者至其祈死則誤仁道尤甚矣何也當時清盛



位極人臣。勢威薰灼。廢立生殺之權。天子不與之。而已自與焉。橫恣驕暴。無所顧忌。上下忿忿。欲扶其面。食其肉。而隱忍弗敢發者。徒以有重盛焉耳。一日無重盛。則六波羅之第。忽生荆棘矣。且清盛雖暴戾。然心畏重盛。故重盛諫許。則或納焉。於是乎天子有所倚賴。而群怨有所慰藉。是知重盛之一身。所關係綦重矣。則為重盛者。宜保齋其身。幾諫風諭。以俟清盛之老矣。及血氣已衰。其凶暴必不如曩昔之甚也。而或悔悟遷善。亦未可知也。瞽史之惡。曰舜之烝烝。而

允若終為慈父。重盛不能出於此。感一夕之凶夢。悵悵不樂。遂詣熊野祠以祈死。歸則果沒。自是天子失所倚賴。清盛之惡滋熾。人怨弥深。賴朝乘其隙。勃興於嶋中。天下皆應之。白旗所向。莫不風靡。竟使龍舟出沒大海之上。玉體葬于鯨魚之腹。而闔族夷滅。重盛不得辭其責。吾故曰。賴朝之興。重盛之死促之也。賴朝之購索平氏胤子。而斬殺之。亦重盛導之也。重盛若見其父於地下。不知其將何辭以解之。抑重盛之夢其父被誅。使其事果信。則當祈壽。而不當祈死。



也。不幸有疾，亦當徧求良醫，服藥治之。他日以身救父之誅，不得則與父同死。庶幾可以無遺憾矣。然反祈死，何乎？其意蓋曰：吾死之後，刀鋸鼎鑊，惟父所自取。重盛何愛其身之厚，而視其父，愬然若路人乎？不知君子之於仁，固如是乎？幸清盛病沒，若不然，被刑戮尸諸市朝，則重盛為不仁不孝之子。故曰：重盛智勇有餘，而仁不足矣。嗚呼！負君子之名，如重盛，而未免煦煦小仁者，蓋以溺於佛法故也。歐陽永叔曰：智勇多困於所溺，信矣哉！雖然，生於不淑之世，而事狂

暴之父，亦重盛之不幸也。其祈死而得之，是偶然耳。抑子厚於范文子之死，已辨其妄矣。

韜庵曰：許其智勇，不與仁論，尤公平。其駁仁不足處，鑿也。皆中窾。重盛有知，當愧服於泉下。



○○某翁號說

某翁索號於余。且今演其義。余退而撰千里二字以呈焉。蓋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義也。夫驥者。馬之取絕群。而日走千里者。方其臨戰場。飛騰奔逸。迅風掣電。蹴堅陣。潰重圍。縱橫馳突。若行無人之境。而敵兵辟易。苟或觸之者。悉為齧粉矣。能脫其主於鋒鏑之下。立功於沙漠之外。不亦壯乎。及其已老。退受患養于厩櫪之間。而報主之心。未嘗一日忘懷。故及聞戰鬪之聲。金鼓之音。跑地而人立。奮鬣而長鳴。其勢

凜凜然。如將橫行於千里之外者。嗚呼。雖體力已憊。羸勇猛之氣。則無有異乎疇曩矣。是其所稟乎天之氣。英雄老而不衰者如此爾。世之為士者。執志勵節。磊磊落落。不撓不屈。老而益壯。欲盡忠於國家之難。馳志于千里之遠。亦當如此驥也。然而今時士風。壞敗。萎蕭不振。加之大抵不學無術。於古今治亂興廢之事。茫乎不辨。是以感激之氣。蕩然掃地矣。駑駘自甘。尚何望千里。少者猶然。况於老者乎。其所謂老而益壯。志在千里者。余獨於某翁見之。翁年耳順。體健



氣剛且好讀史飲酒方其已醉而評論古今英雄豪傑事業霏霏然如鋸木屑至於忠孝義烈之事蹶然起立奮袂扼腕大聲歎息有足使人感動焉者蓋其平日所抱負之氣勃勃發露而不可掩也余之以千里為蹄其誰謂之不可翁今而後彌矍鑠若馬伏波據鞍顧眄廉將軍一飲斗米被甲上馬而忠憤之氣躍然馳於千里之外者豈不可庶幾哉遂舉此說以問翁翁莞爾而笑曰是可以為吾蹄也

小竹曰章法凜然抑揚頓挫皆備而渾渾數百言

亦有一日千里之氣

雙松曰結段尤雄偉翁之為人可想方今亦有若而人奇奇

笛浦曰壯哉翁壯哉文

誠軒曰魏冰叔集中五七言古今體皆有伏櫪一題命意各壯此篇可相表裏



渡邊生名說

渡邊生從遊余者久矣。一日問名于余。余命曰名龍字尺水。蓋取諸尺水生龍之語也。生曰異哉。一尺之水而能生百丈之龍焉。敢問何謂也。余曰有小池于此。其深僅尺。一旦波浪暴湧。黑雲蔽空而下。當此時龍出水。乘雲升天。此謂尺水生龍也。然而其實非尺水能生龍。蓋龍潛匿于尺水之中。而能變化焉耳。不獨能潛匿于尺水之中。又能潛匿于寸石之中。嘗有一農夫折薪。其斧誤觸石。忽然霹靂大震。有物破屋

苗浦曰行文變化殆有猶龍之歎  
雙松曰以古之戰聞比龍之變化而文亦變化有法苗浦評猶龍之歎真不虛矣

而去。蓋石中有龍潛匿焉也。夫一尺之水。徑寸之石。而龍能潛匿其中者。以其能變化故也。苟龍而不能變化耶。与蛭蚓何擇。况人萬物之靈。豈可無變化哉。人而無變化。与木石何擇。昔源廷尉之發戰艦於風濤之中。襲平氏於八島而殲之。此非廷尉之龍變於一鳴者乎。竒正互用。屢戰於川中。鳴以爭雌雄。此非甲越二將之龍變於川中島者乎。乘風雨。潛軍踰山。出敵不意。突其中堅。斬其將者。織田右府之龍變於桶狹也。單騎發岐阜。疾馳至柳瀨。与北兵戰。大破之。



者豐關白之龍變於柳瀨也。是數公可謂能盡變化之妙於軍旅之中者矣。夫人之在於世。一日之際。事物之來。雜然蝟集。殆有似敵之來。斫營攻城焉者。我之應接之。不可無如良將之千變萬化。臨機制敵之術也。若夫曲謹細節。規規繩檢。每事失機會。為人所姍笑。此庸將之墨守兵書。而取敗衄者。非愚而何。今子之為人。頗有過於緩者。余恐其弊之或為迂闊。而不能變化也。而所謂變化。非恣意妄作之謂也。平日力行庸德。臨事能變化。猶龍之潛匿水中。戾時而動。

作雲雨者是耳。生拜曰。謹奉教。

豐浦曰。筆頭亦變化。不可端倪。讀至結尾。僅可臆認其實意所在。觀者莫迷眩焉。

誠軒曰。戾時而動。作雲興雨。是公平生抱負。假生而發耳。文章已極變化之妙。它事可推。



祭帆足先生文

豐浦曰文氣質實真吾黨之語

維年月日。門人中村和。謹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  
 故帆足先生之靈。嗚呼吾師。生喬木家。取齒執袴。竊  
 笑井蛙。齡甫舞象。聞一知二。智識日明。莫出倫類。比  
 及弱冠。慨然東轅。遊京之都。問道淇園。議論不合。辭  
 去其門。遂至浪華。師事履軒。履軒奇曰。德業必尊。必  
 幾歸國。膏油繼晷。朝齏暮鹽。宛如寒士。上則天文。下  
 則地理。經史百家。皆納腹裏。不飾文具。秃筆素几。破  
 硯一枚。是而止矣。綴屬文章。思如流水。辭致古奧。韓

訥堂曰讀入學新論而知此數句不溢美

範柳軌。生徒負笈。來自遠迹。一朝秉政。力定國是。擢

拔人材。獻替可否。朝野感戴。建祠祭祀。忽焉請老。隱

居山中。結茅臨澗。廣劣五弓。野菜麥飯。知足自豐。吾師

嘗致書云山中無他物野菜麥飯生計畧足奉別已久。欽慕轉切。頃賜手

函。且感且悅。薰沐拜誦。言言金屑。唯道老夫。得疾疲

茶。遠寄此書。与汝永訣。余則以為。吾師謬說。今朝何

故。魂驚心結。訃音果至。五內如裂。余也不幸。千里羈

官。堂不與歛。野不送棺。西嚮慟哭。泣血闌干。初余在

門。放縱自適。吾師寬假。不太譴責。嚴定課程。懇懇誘

當浦曰一字一



旅此其胸宇。豁達洞闢。與世儒先。一切智迫。不少怨人。天地懸隔。今也師亡。追憶曠昔。致誠致哀。以吊靈魄。嗚呼哀哉。尚饗。

笛浦曰。近業中。吾以此篇為魁。

又曰。自真情實境流出。何等周匝。

訥堂曰。聞先生晚年。不輕許謁見。景慕先生者。讀此一篇。而盡其學術行誼。可以無恨矣。

士恭曰。僅四百字中。先生全豹盡露。文亦古質渾厚。笛翁以為魁卷之作。信矣。

祭鳴田見山文

友人中村和敬。具時羞之奠。祭於亡友鳴田見山之靈。與予在國。居僅咫尺。朝夕往來。相視莫逆。予志劍術。吾耽書籍。誓曰。丈夫弊衣蔬食。攻苦習勞。以成其志。媮情幸生。有愧天地。一朝分手。萍蹤各異。亡幾相見。同遊北筑。子佩長劍。步如怒蹠。路人避側。屏息瞠目。香春名山。嶺翠。白雲繞麓。攀躋至巔。倚石姑咏。時維季秋。風哀氣肅。木葉黃落。叫猿鳴鹿。又上烏尾名山。四合老木。日落山暗。石尖磨鏃。點足寸步。恐陷深谷。僅

韜庵曰。志氣激烈。宜其能成一。名。嗟如世上。媮情幸生者之多。何。



得下山。忽覺枵腹。殆不能興。飲泉手掬。會有馬夫。惠以餅肉。遙認燈光。至農家宿。主人慰藉。煨芋烹粥。同衾就寢。展脚睡熟。翌抵霸臺。狂覓武人。比試劍術。子劍有神。林靜風疾。莫不逡巡。吾仕水口。子之江戶。途叩弊廬。如旱得雨。把臂道舊。互忘賓主。吾遊江戶。訪子淺草。賀子益壯。喜吾未老。觀瀑王子。汎舟隅川。洗觥酌酒。舉網擊鮮。都下劍客。何止百千萬口。一聲皆稱。鳴田吾聞之喜。如狂如顛。留滯閱月。吾轅言旋。送吾品川。大開離筵。歲月荏苒。今已十年。頃聞人言。子

豐浦曰。愚聞見山之名久矣。今讀之慨然。

容黃泉。吾不信之。以為虛傳。且曰。見山筋骨鐵堅。雖有疾病。不藥必痊。訃音忽至。如夢茫然。良久乃悟。物之難攀。巍然不動。莫若於山地。一大震。山為之地。則巍然者。亦不足恃。嗚呼。見山如山。崢嶸勇武。絕倫。實為干城。子之在世。感慨淋漓。剛強有守。未嘗伏雌。尤重然諾。拯人急危。不肯仕官。峻標自持。諸侯爭延。待以賓師。獨所惜者。不生亂世。提劍斬級。以逞絕藝。今也不幸。奄忽永歸。天乎命乎。泣涕歔歔。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拙堂曰祭文中。說平生遊處。蓋本昌黎祭張署文。箇浦曰見山之鐵堅。而盜焉如此。所謂巍然者。亦不足恃耶。一則疑之。一則慚之。

書日本史後

吾人讀書。曰作者人品。敬惕自異。其人非君子。而其書說閑話。則醉卧流覽。以為睡媒耳。頃閱大日本史。與漱掃几。拜跪莊誦。蓋義公以不世出之才德。而成此大典。記事的確。立論正大。非世之儒生文人。徒以著作自任者之所得。而髣髴也。賴山陽書贊。數後曰。義公以英雄資。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逞於史。山陽以豪傑才。不用於時。著日本外史。以自逞焉。故能出斯言。真足以盡義公矣。細野君好學。本藩罕覩。前是

賴庵曰可謂山陽知己



祇役東都。以公餘手寫此書。全部百六十卷。分為六帙。裝釘亦出其手。強有力之人也。但以浩卷巨冊。不免時有魯魚。使余訂正。且索跋一言。余不自量。管見所及。間正誤字。遂書數言於後。嗚呼。他人徒知務騰寫。而不能擇所寫。細野君特眷眷殫精神於此書。非由仰慕義公之為人哉。君可謂知所擇矣。

誠軒曰。讀其書。尚友其人。嘗聞其語。今見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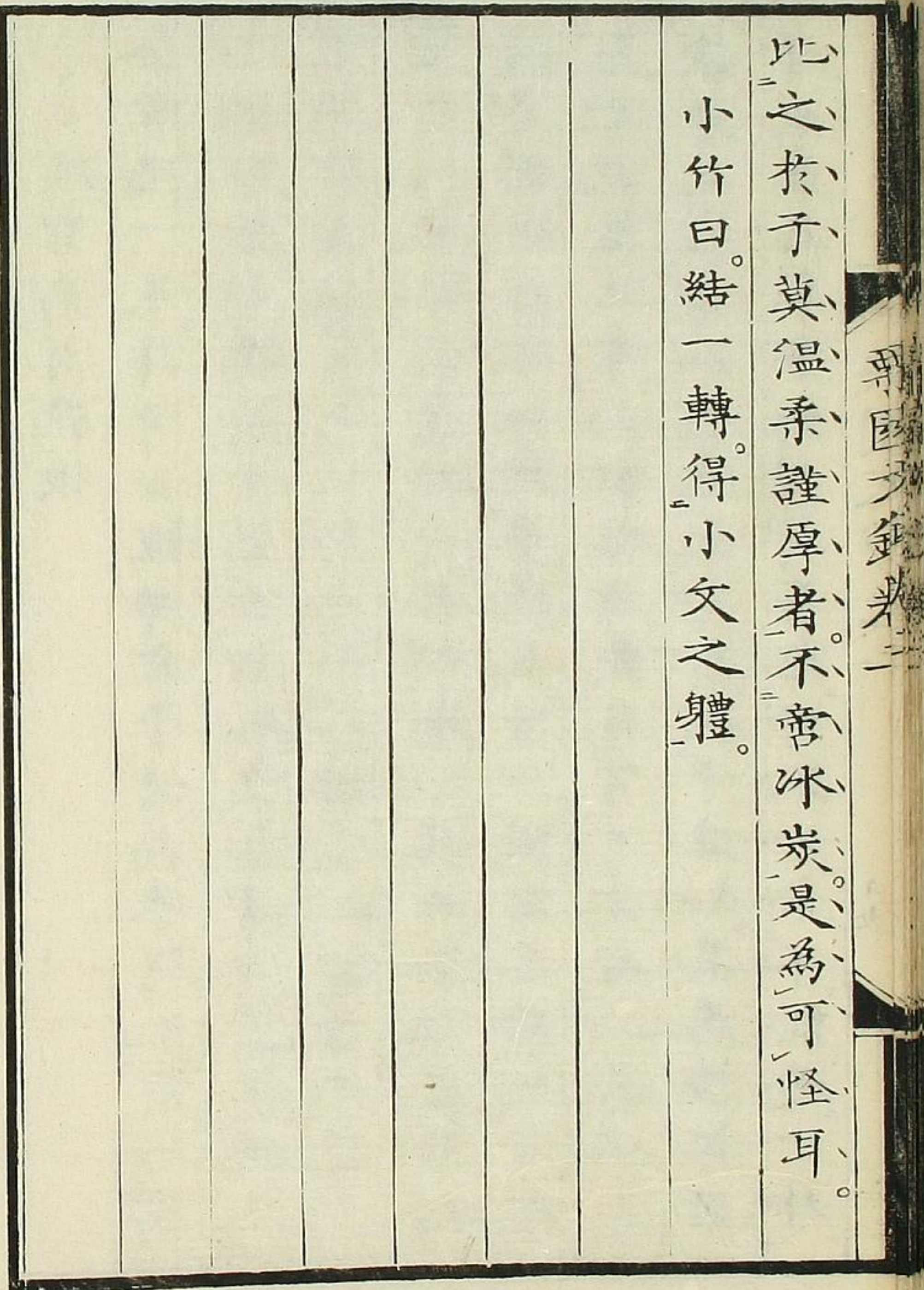
○跋碧筠百絕後

余常思一見詩所云愷悌君子者而未得也。前此鴿爪偶印勢州。遂訪于莫於若松。談論累日。予莫為人。溫柔謹厚。遜挹自牧。余不覺心醉焉。以謂愷悌君子。豈斯人歟。已別書問不絕。時贈以其家醞。頃遊京師。途見過訪。出示此卷。求跋尾。余一閱之。其詩無有儉怪竒技驚人者。而馴雅清艷。自有可愛者。此其溫柔謹厚之德。發而使然也。余於是乎。益知其為愷悌君子也。至其家醞。勁烈特甚。雖好飲如余。不能過一升。

皆浦曰此一段  
剪割更妙



比之于莫溫柔謹厚者不啻冰炭是為可怪耳。  
小竹曰。結一轉。得小文之體。



余頃日鬱抑不樂。亂抽架書讀之。偶得深草元

正所書壁語。頗有所適意。遂把筆戲以漢字譯

之。伴萬溪以元政壁書為後人偽作不知果然否

非好為僧而與世相背馳也。所以薙髮者以其懶於

梳沐耳。以竹為柱。以茅葺屋。優遊坐卧于其中。誰謂

之不可獨怪奔走於名利之途者。目不能覩芳野花。

偶聞鶉聲於深草野。唯思炙而啖。營營柶柶無得片

刺之安矣。非獨人為然。雲之出山。猶忙於催雨。塵之

呼北。不擇音而鳴。我之所以靜而安者何也。不願生



誠軒曰唯深從  
其極樂是以失  
足於地獄人事  
每所目見譯得  
痛切  
小竹曰不笑句  
作不笑歲之甲  
子則不知已之  
年齒也如何與  
原文不合乎  
前以死日句作  
不喜於生之始  
則生之終也何  
憂如何

於極樂則無隊於地獄之患。以死日為生之終。固無  
所憂矣。籬落之頽廢。附之自然。觀無私之月于破牕。  
風雨淒然。輿情所同。吾豈獨無聊。有釜一脚。非不可  
炊粗飯也。金衣公子之弄音。非不使襤褸之人得聽  
也。以可睡之目而睡。以可步之脚而步。不有所覺悟。  
則無可遺忘之事。不算已之甲子。則不知其若干也。  
以此心處世。嗚呼不亦樂哉。

小竹曰覺世之辭。喚醒人。

拙堂曰元政有歌云。朽果奴。猶折心者問人乃心。

耳加口留谷濃柴橋。余嘗拈出之。喜其高尚。配於  
石丈山鴨川之詠。

笛浦曰是一部之鶴林玉露耳。



栗園文鈔卷之二

門人

淡路田中寬子簡

平安宗

保子定

校

010190527447

48-13155



